

台灣前途與「一個中國」 座談會

■李山仁整理

時間：1998年10月25日(星期日) 9時30分至12時

地點：福華飯店403會議室

主辦單位：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陳隆志教授（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與談人：（按姓氏筆劃序）

- 一、阮銘（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訪問研究員）
- 二、李永熾教授（建國黨發言人）
- 三、高惠宇委員（新黨立委）
- 四、陳鴻基委員（國民黨立委）
- 五、顏萬進主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
- 六、蘇進強總主筆（戰略評論家）

今年10月14至19日海基會前往中國大陸進行會晤與參訪，由於兩岸首度正面針對國家主權定位、台灣的外交活動空間等尖銳議題進行較完整的表述與直接對話，使得海基會此行對兩岸關係發展具有指標意義。然而，辜汪會後的兩岸關係又將如何發展？我國是否應重新檢討大陸政策、研擬兩岸談判策略，以及突破「一個中國」的戰略包圍之道？為此，本基金會特於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假福華飯店403會

議室，邀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訪問研究員阮銘教授、建國黨發言人李永熾教授、新黨立委高惠宇委員、國民黨立委陳鴻基委員、民進黨中國事務部顏萬進主任、戰略評論家蘇進強總主筆等朝野政黨代表及學者專家，集思廣益，期能提供政府相關政策建言，並有助於國人對大陸政策方向的瞭解。

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隆志教授在座談會中指出，此次辜汪會是中國對台灣的笑面攻勢，一方面希望造成國際的錯覺，使台灣在「一個中國」的陷阱愈陷愈深；另一方面則是企圖影響年底三合一選舉。在此同時，中國一面借用國際的力量（特別是柯林頓的「三不」）將台灣逼上談判桌，另一面則加強對台灣國際外交空間的圍堵孤立。北京的一貫戰略目標就是要台灣接受「一個中國」的前提，因此，台灣千萬不能中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的毒計，也要排除「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模糊曖昧計策。

陳教授接著就國際法的觀點，指出波茨坦宣言以及更早的開羅宣言早為1952年生效的舊金山對日和約所取代。舊金山對日和約是第二次大戰後界定戰敗國日本領土範圍最具權威性的國際條約，根據該和

約，日本放棄對台灣（包括澎湖）的主權及一切權利、主張。但是當時的中國（無論是國民黨中國或共產黨中國）並非受益國，日本放棄後的台灣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人民。四十多年來，經過島內外台灣人民共同努力，台灣已發展出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日本放棄後，國際法律定位一時未定的台灣已演進為實質上主權獨立的國家，具備國家的要件——人民、領土、政府及與外交交往的權能（國號並不是國家的要件，可用民主的方式加以改變）。這種集體努力演化成島國台灣的成果，就是國際法上有關人民自決原則的有效落實。

陳教授復強調，要突破「一個中國」的包圍，防止中國的侵略併吞，就必須堅持「一個台灣，一個中國」。「一中一台」是鐵的事實，而事實勝於雄辯。唯有堅持事實，保守真理，才能名正言順，理直氣壯，擊破「一個中國」的迷思。辜汪會後，中國依然持續加強對台灣的圍堵孤立，我們除了應加強雙邊外交，更要以台灣的名義進軍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經之營之，持之有恆。

至於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問題，李登輝總統應以島國台灣元首的身份在國際場所與江澤民會面。除了APEC高峰會議的場合之外，鑒於近日柯林頓促成以巴新和平協定，美國也是李江會的適當場所。總之，李登輝不是董建華！島國台灣不是香港！「一個中國」是台灣前途的陷阱，島國台灣一定要脫離「一個中國」的陷阱才有前途；「一個台灣，一個中國」是政治現實；「台灣、中國，一邊一國」才是島國台灣生存發展之道。

前中共總理胡耀邦秘書、現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訪問研究員的阮銘教授在會中慷慨發言，他說「一個中國」自始至終就是中共與美國聯合製作的一個謊言、騙局，沒有實質意義。事實上，「一個中國」是1972年尼克森訪北京與毛澤東談判時所提出來的，當時美國為了對抗蘇聯而拉攏中共，而在處理台灣問題的立場上出現矛盾，為解決此一問題，季辛吉表示由於兩岸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遂有所謂「一個中國」的說法（實際上是「兩個中國」），毛澤東、周恩來則盛讚這是一句「聰明的謊言」，既滿足了兩岸的政策，也滿足了美國的政策。自1973至1978年，美國同時與台灣保持邦交，也與中共保持官方關係（設立大使級的聯絡處），而中共為了對付蘇聯只好容認美國的雙重承認作法。然而，「一個中國」雖是謊言，卻也有其發展。隨著時間的演變，目前國際上所謂「一個中國」已經不再是兩個中國，而是變成了「共產中國」。但是，共產中國卻拿「一個中國」騙台灣人民說在兩岸關係上「內外有別」，台灣只需承認「一個中國」就可以，不代表「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中共在國際上卻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自1949年起就已經不存在。顯然「一個中國」的架構，只是為了併吞台灣。過去，台灣方面也滿足於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這次辜汪會卻有一點改變，辜振甫說「中華民國存在是一個事實，如果不承認這個事實，兩岸就沒辦法談……」云云，已經把「一個中國」的謊言給戳破了。辜振甫所說的中華民國並不是以前蔣介石時代的中華民國，而是民主台灣，也就是陳教授所說的「島

國台灣」。這是辜振甫這次到大陸去的最大突破。

阮銘教授又語重心長的指出，在台灣各黨派主張可以不同，但對當前的事實的認知則要一致。目前的不一致不在主張的不同，而是對現實認知不同：第一、對共產中國現實的認知：部份人士、媒體、學者對共產中國現實的幻想與恐懼交織，而且似乎變成一種迷戀。比方一旦錢其琛與唐樹備說法不一，馬上就說是鴿派與鷹派又再鬥爭，甚麼人又要下台了…。事實上，錢其琛根本是江澤民的代言人，而非對手。前述想法若不破除，則甚麼外交休兵、談判加入聯合國之類的言論都出來了，那裡有這回事呢！第二、對台灣現實的認知：台灣目前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既是獨立的國家，心態卻不獨立，因此，心態上要脫中國化。第三、對世界的認知：台灣不但要脫中國化，還要脫美國化。「三不」沒甚麼好緊張，不要以為辜汪會晤所談違背「三不」就罪大惡極，美國就會把台灣當作麻煩製造者。其實，如何認識共產中國、如何認識台灣自己、如何認識世界，是一個心態的問題。不要以為時間對台灣不利，只要有信心，時間一定是愈來愈有利的。

接著，建國黨發言人李永熾教授也說，中共藉由「一個中國」的騙局卡住台灣的局面，在這次辜汪會顯示與過去沒有甚麼不同。但中華民國不再委曲求全，說出分治的事實，可說是一大突破。雖然從「一個中國」的架構轉換成「兩個中國」的努力似乎並未有任何成果，但至少表達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希望成為國際上被承認的國家，其意志力應予肯定。但是，無論「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都是把台灣當

作中國的一部份來看待，徒然製造中國併吞台灣的藉口。然而，台灣就是台灣，台灣終究不是中國一部份，我們應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徹底加以否決。

李教授認為，台灣未來應如何走的問題，目前以維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看法佔多數，但從這次辜汪會來看，事實上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仍然需面對中國的武力威脅；另一條路則是獨立建國，徹底切斷與中國的關係。當然，無論走哪一條路，中國都會武力威脅，所以獨立的時機應做審慎的評估。

至於如何突破「一個中國」，李教授認為可以後現代的觀點來考慮，那就是：「不要契入中心，而要脫離中心」的策略。第一、我們應以台灣為主體，克服一個中國、兩個中國或分治中國的觀點，把中國當作外國看待，走國際路線；亦即不要以中國為中心去趨近，反而應設法脫離，積極與國際來往。第二、學者林向愷曾分析三通將很可能造成台灣經濟的問題，因此我們在經濟上也應脫離中國，先設法產業、科技升級，再談與中國間的關係。此外，中國也講人民民主，台灣打民主牌時應以人權、生存權、自決權為基礎，以為區別，並且也才有實質意義。

代表新黨發言的高惠宇委員對此次辜汪會則有不同的看法，她認為：國內似乎對這一次辜汪會比上一次有更為正面的評價，原因在於此次辜先生點出渡茨坦宣言有關二次戰後日本把台灣歸還中華民國之內容，藉此說明中華民國早已是一主權獨立之國家。因此，在「各說各話、各自表述」的前提下，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立場，比五年前有更清楚的表達。大陸方面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並未說台

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我們則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頂多認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可是「中國」之意涵，雙方並沒有共識。

高惠宇委員認為，北京方面當然會繼續推銷其「一國兩制」，設法將台灣收服在其主權範圍之下，但台灣不能與香港相提並論，台灣絕大多數的人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當懷有敵意的雙方長期不接觸，且各自對國際媒體放話，恐怕會引起相當多的誤判，這是非常危險的。此次辜汪會雖是高姿態硬碰硬，但把立場講清楚，彼此又願意協商、交流、互訪，這是相當成功的地方。從近半年來的觀察，中共對於「一個中國」的立場雖然強硬，卻也不是沒有一些彈性，汪道涵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加中華民國才是一個中國」，也有人說「一個中國是指未來的狀態」，錢其琛也說「一個中國內外有別」，這顯示其中存在一些具有彈性的灰色模糊地帶，因此，兩岸應在此一基礎上繼續維持對話。再者，兩岸也可把外交休兵列為未來協商重點，例如新黨最近主張不要把台灣加入聯合國做為每年之外交大戲，我方可主動對某些比較尖銳的問題表達誠意的立場，姿態擺低以在兩岸談判中換取務實外交之空間，應是可行作法。

至於未來的兩岸關係，高惠宇說繼續談總比不談好，硬碰硬比破裂好。雖然高姿態，但雙方如能瞭解彼此之立場，不致誤判，且仍能持續協商、談判，應是好事。高惠宇認為，東西德統一前及南北韓皆為聯合國會員國，然兩岸情勢不同，若要以此模式彼此均先進入聯合國成為會員國，再對等談判未來彼此關係之安排可能較為困難，但若循聯合國普遍參與原則，修

正或調整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使台灣進入聯合國，然後在此一基礎上談判兩岸體制的融合，或不失為可行之方式，當然，以中共在聯合國的影響力而言，這仍然是一條非常遙遠的路。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顏萬進主任則就民進黨之立場加以說明，他指出從這次辜汪會可以看出，執政黨在一個分治的中國的原則下，已經把主權的主張做了最極致的發揮。一方面凸顯台灣的主體性，用台灣的民主經驗、民主成就、經濟實力對抗中國統一或併吞台灣的進程，但另一方面卻擺脫不掉歷史包袱與意識型態之框架。其實，內容上都是「兩個中國」，只是還戴著「一個中國」的帽子。問題是若仍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談判，並無法使國際間真正瞭解兩岸的問題癥結，反而陷台灣於不利的處境。中國的立場在這次辜汪會也表達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不要懷著外交休兵、加入國際組織的幻想；「一個中國內外有別」的說法亦得到充分釐清，就是其中並無任何所謂模糊的灰色地帶。目前，中國對台灣問題的處理程序是先進行政治對話，透過政治對話再進行政治談判的預備性磋商，然後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結束敵對狀態之談判。在策略上，希望透過政治對話、政治談判把台灣放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將台灣問題內政化。

顏萬進認為，現階段台灣至少可做下列幾件事：一、在論述上，台灣應完全擺脫「一個分治的中國」及所謂「各自表述」的作法，應強調互不統治、互不管轄、互不歸屬的現實情況。二、以台灣的民主經驗，特別是台灣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聯合

國所保障之自決權利，對抗中國併吞台灣的統一進程。執政黨主張民主是統一的前提的說法是不對的，民主的前提應是不預設任何立場。三、奠基於民意之上所建立的台灣主體性，是未來與中國對話最佳的基礎，它能使台灣與中國對話的過程中，取得國際社會接受的正當性。四、我國應提出更多的國際合作建議方案，向國際宣示我國的作為符合後冷戰時期以對話代替對抗、和平互惠的國際合作精神，如果中國一再拒絕，將證明誰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統一才是改變現狀，統一才會引起國際架構的失衡，所以統一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

顏萬進又說，未來的兩岸互動模式可分成三種：對話型、規範型與操作型。對話型的互動模式是指雙方互動以對話為主，建立對話機制、管道與層次。規範型的互動模式是指互動結果係為建立兩岸交流可以依循的規範，如過去的事務性協商。操作型的互動模式則是指雙方共同尋求一終局解決方案，並致力於此一目標，如邦聯、國協。在可預見的期間內，操作型互動模式幾乎不可能，因為兩岸皆處在快速變動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對話是最好的模式，而因應雙方交流之需求，規範型的互動亦應儘速展開，希望兩岸間制度化協商及早開始。他預判，短期內雙方政治歧見不可能化解，而一段時間後政治歧見會在雙方對話中不斷重複成為一種儀式性的工作。但短期內我方仍需預防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中國可能提出一些極難處理的問題，譬如中共若答應實施民主，可是也同時要求台灣承諾統一呢？

國民黨籍立委陳鴻基委員表示，中共過去採取的策略較模糊，尚容許「各自表

述」，現在似乎愈逼愈緊，但這次辜汪會雙方講的比以前清楚得多，這是好事。「一個中國」雖了無新義，但大家把歧見說明清楚後，亦有助於日後對話、談判工作的準備。

陳鴻基指出，在突破中共的包圍方面，由於中共對我國國際生存空間的打壓是全面性的，不僅僅是邦交國，連非邦交國亦復如此，處處阻礙其他國家與我方的接觸、來往。此次辜汪會晤錢其琛已說得十分明白，因此，未來我們的務實外交依然是要繼續做下去。現在，世界各國都知道台灣的主權立場及經濟實力，我們必須堅持過去的作法，不斷走出去。他認為，當前的兩岸關係還看不到一線曙光。不過，大陸有許多民主人士也都認為台灣的前途應尊重台灣二千一百萬人的意見，因此，大陸若能加速民主化，台灣問題一定更好解決。此際，我們唯有加強內政、經濟，厚植國力，繼續堅持下去，走出我們自己要走的路。

台灣時報蘇進強總主筆首先表示阮銘教授是從共產中國出來，對於共產黨的作法有非常深刻的體驗，針對阮教授分析「一個中國」根本是個謊言，且「一個中國」指的就是共產中國的看法極表贊同，並表示值得我們向國際社會說明。此外，他也認為辜振甫先生此行有信心、有勇氣在北京及全球媒體面前講出台灣主權獨立、兩岸分裂分治的事實，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他指出，中共目前已將武力攻台策略暫放一邊，改打美國牌、柯林頓牌、和平牌、參訪牌，但是我們必須提防中國以「一個中國等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等於台海和平」這樣的三段推理在兩岸關係中

開闢戰略空間。其實，「一個中國」的意思就是「一統中國」。中共的「一國兩制」所提出來的「邦聯」、「聯邦」和政治學裡頭所談的「邦聯」、「聯邦」意義是不一樣的。舉例而言，「一個中國」就如同蹺蹺板中間的支點，無論怎麼談都離不開這個支點，因此，兩岸無論再怎麼談也都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框裡。事實上，「一個中國」也將是台灣前途未來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蘇進強指出，中國如果連兩岸分治的事實與現實都不承認，沒有分裂分治的事實，北京又如何談統一呢？這是中共的矛盾辯論，目的無疑在「一個中國」的框架而已。另一方面，蘇進強也說，中共所表現出來的霸道，正顯示北京對於統一欠缺信心。現階段，美國已逐漸變成「一個中國」的一個支點，台灣對美國也必須作策

略性的考量與調整，必須讓美國深切瞭解共產中國與民主台灣的區隔與不同。

蘇進強以戰略觀點指出，「一個中國」是中共對台的目標，是戰略、也是路線。未來，中共還會用很多不同的策略、戰術與路線，引誘台灣走入「一個中國」的框框。藉著此次辜汪會晤，中共已伸出「和平的手」，但我方如何抗拒和平的誘餌？他也憂心的指出，早在兩岸交流之前，中共早已動員各研究機構、統戰單位長期而有系統的研訂對台策略，可是反觀台灣對大陸研究的智庫卻太少，而且又各說各話，北京從上到下則是口徑一致，目標策略都很清楚也很靈活，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

最後他說，面對中國的挑戰，除了堅守台灣的主體性外，民主牌甚至人權牌都是可以發揮的地方，或許沒有立即效應，卻可持續累積。 ◎